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俄) 索尔仁尼琴 著

伊万· 杰尼索维奇 的一天

姜明河 等译



A. СОЛЖЕНИЦЫН

索尔仁尼琴文集



А.СОЛЖЕНИЦЫН

索 尔 仁 尼 琴 文 集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姜明河 等译

群 众 出 版 社

1000
1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俄) 索尔仁尼琴著; 姜明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0
(索尔仁尼琴文集)

ISBN 7-5014-2123-4

I. 伊… II. ①索…②姜…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0523 号

索尔仁尼琴文集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姜明河 等译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张晓光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625 印张 266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014-2123-4/I·859 定价: 19.00 元



[Large red scribble]

RB 1167/28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文集

World © by Alexendr Solzhenitsyn, 1978

中文 © 群众出版社, 1999

本文集中文出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取得

合同登记号：图备字01-1999-142号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像平时一样，早晨5点钟便响起了起床的号令——铁锤敲打着挂在劳改营指挥部旁边的一截钢轨。若断若续的响声好不容易地传进了结有两指厚冰层的窗玻璃，而且很快就沉寂了，因为天气很冷，看守不愿久久地挥臂敲击。

当当的响声停息了，可窗外的一切还跟夜里一样，舒霍夫爬起来上便所的时候，四周依然一片漆黑，只见窗外有三盏昏黄的灯：两盏在警戒地带，一盏在劳改营内。

似乎还没有人来打开营房门上的挂锁，也听不见值日员往门外抬便桶的声音。

舒霍夫从未睡过头，总是按起床的钟声起床。出工之前大约有一个半钟头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属于公家的时间。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总能利用这段时间捞点好处：用旧衣服里子给人缝个手套；把烘干的毡靴送到富裕队员的铺跟前，免得他赤着脚围着一堆毡靴来回转；要不就沿着一间间储藏室跑过去，看给什么人效点劳，打扫打扫或者提提东西；要不就到食堂去把桌子上的饭盆儿收拾起来，一擦一擦地送到洗碗机里去，这样也能得

到点吃的东西,不过愿意到那里去尽义务的人多的是,多极了,而更糟的是,要是看到饭盆儿里还剩了点什么,就会控制不住而端起来舔。不过舒霍夫牢牢地记住了他的第一个队长库焦明的话。那是劳改营里的一个饱经世故的老犯人,到1943年为止,他在劳改营里已经蹲了12年了,有一次他在光秃秃的林间小径的篝火旁,对新近从前线补充到他队里来的犯人说:

“伙伴们,这里的法律像原始森林一样威严。不过这里的人们也能够活下去。在劳改营里,只有这样的人小命不长:舔别人饭盆儿的,指望进医务所的,再就是到看守那里去告密的。”

关于告密者,毫无疑问,他说错了。那些人总会把自己保护起来。只不过他们是靠别人的血来保护自己的。

舒霍夫一向按时起床,可今天他却没有起来。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不知是发冷还是骨头散了架。躺了一夜也没暖和过来。他在梦中仿佛觉得:时而完全病倒了,时而有点儿好转。他总也不希望清晨到来。

然而清晨还是照例到来了。

在这里哪能暖和过来呢,窗上绷着厚厚的冰层,整个营房的墙壁与顶棚的接缝处都结满了白色的蛛网。那是霜花。

舒霍夫没有起床。他躺在双层铺的顶层上,盖着一条被子和一件呢上衣,连头一起蒙上了,两只脚伸进了棉袄的一只卷起的袖筒里。他并没有看见,但是根据声音就知道营房里以及他们小队的这个角落里所发生的一切。通道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这是值日员在抬一个8维德罗^①的便桶。一般认为这是轻活,由残废人去干,可你去抬抬看,还不许溅出来!有人把一捆毡靴咚的一声扔到了地板上,这是75小队从烘干室取来的。接

^① 维德罗:液量名,相当于12.3升。

着就响起了舒霍夫小队扔毡靴的声音(今天也轮到他们小队烘毡靴)。队长和副队长不声不响地在穿靴子,他们的铺板轧轧作响。队副此刻正准备去面包房,队长则要去营指挥部,去派工员那里。

今天去派工员那里,并不像往常那样只是为了领任务。舒霍夫想起来了:今天命运攸关——派工员们想把他们 104 小队从修配厂工地赶到一个叫作“社会主义小城”的新的工区去。而那个“社会主义小城”是一片荒野,位于积雪覆盖的坑洼谷地,动工之前首先要挖坑、埋柱子,拉上铁蒺藜,为的是把犯人们自己圈起来,防止逃跑。在这之后才开始建设。

说真的,在那里会有一个月没地方取暖,连个狗窝也没有。而且,篝火也点不起来——用什么点火呢?只能卖力干活才有一条出路。

队长忧心忡忡地前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了。他想让别的、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小队顶替自己的小队去那里干活。不消说,空着手去是谈不成的,要给派工长带去 500 克腌板油。说不定带去的是 1000 克呢。

要不要到卫生所去碰碰运气,哪怕解除一天的劳动也好,去试一试该少不了什么吧?唉,浑身就像骨头要散架似的。

舒霍夫还想:今天是哪一个小看守值班呢?

想起来了,值班的是“一个半伊万”^①,是那个黑眼睛的又瘦又高的中士。初看上去,他简直使人害怕,可是了解了之后,就会知道他是所有值班看守中最宽容的了:既不会关人禁闭,也不会把人拉去见管理员。这就是说还可以再躺一会儿,因为此刻该是 9 号营房的人去食堂。

^① 伊万——般指俄罗斯彪形大汉。此处指此人比伊万还高大。

板铺颤动、摇晃了起来。有两个人同时起床了：一个是睡在上铺舒霍夫旁边的浸礼派教徒阿廖什卡，另一个是睡在下铺、曾当过海军中校的布伊诺夫斯基。

值日的两个老头儿先后把两个便桶抬了出去，而为该由谁去打开水一事争吵了起来。他们像娘儿们似的吵个没完没了。第 20 小队的电焊工大吼一声：

“嗨，你们这两根引火线！”说着就朝他们扔去了一只毡靴。“我来给你们讲和！”

靴子咚的一声撞到了柱子上。两个老头儿住口了。

副队长在邻近的队里含糊不清地嘟哝着：

“瓦西里·费奥多雷奇！食品发放站有人捣鬼，这些坏蛋，本来应给 4 个 900 克的面包，可只给了 3 个。该不给谁呢？”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但那个小队显然都听见了，并且都在屏息静听，想知道晚上谁的面包要被克扣。

舒霍夫一直躺在自己那压实了的锯末褥子上。随便哪一种结局他都愿意：要么得一场寒热病，要么浑身酸痛消失。可现在这样算什么呢。

就在浸礼派教徒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的时候，布伊诺夫斯基从外面回来了，他并不是针对某个人，但却好像有点幸灾乐祸似地说：

“喂，红海军战士们，坚持住啊！准有零下 30 度！”

于是舒霍夫下定了决心：去一趟医务所。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强劲有力的手猛然把棉袄和被子从他身上拉了开来。舒霍夫掀开蒙在脸上的呢上衣，微微欠起了身子。瘦瘦的塔塔林站在他的下面，头顶与上铺的铺板齐平。

这就是说，今天临时换他值班了，而且是偷偷进来的。

“Ш-854！”塔塔林念了舒霍夫那黑色呢上衣背部白补丁上

的号码。“3天劳动禁闭!”

营房里半明半暗,不是每一盏灯都亮着,有200人睡在50张满是臭虫的双层铺^①上。一听到他那压低了独特声音,所有尚未起床的人都马上翻身坐起,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为了什么,长官?”舒霍夫极力用一种可怜巴巴的声音问道。

放出去干活——这还算是半禁闭呢,会给热饭吃,也没工夫想心事。不放出去干活,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禁闭。

“你不是没按时起床吗?走吧,到管理处去一趟,”塔塔林懒洋洋地做了解释,因为他和舒霍夫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由于什么而关禁闭。

塔塔林那萎靡不振的光光的脸上毫无表情。他转过身去,寻找第二个对象,可是下铺和上铺所有的人(有的在暗处,有的在灯下)都已经把腿伸进左膝上缝有号码的黑棉裤里,而穿上了衣服的人则掩着衣襟急忙往外走,企图在院子里等塔塔林离开后再回来。

舒霍夫要是由于别的该受处罚的事而关禁闭,便不会那么难过。他之所以难过,是因为他一向属于起得最早的。但是他知道,向塔塔林求饶是没有用的。舒霍夫只不过是合乎习惯而继续求饶,他夜里就没脱棉裤(裤子的左膝上方也缝有一块已被磨破和弄脏的布头,上面用黑颜色涂着Ш-854,号码已经褪了颜色),此时已穿上了棉袄(上面有两个同样的号码:一个在胸前,一个在后背),他从地板上的一堆毡靴中找到了自己的那双,戴上了帽子(正面也有同样的布头和号码),便跟在塔塔林后面出去了。

① 一张双层铺有上下四个铺位。

104 小队的人都看见舒霍夫怎样被带走了,但谁也没说话,因为说也不顶用,况且又能说什么呢?队长也许能为他说点好话,可他不在场。舒霍夫也没对任何人说什么,他不再纠缠塔塔林了。同伴们能猜到他去哪儿,会给他留早饭的。

就这样,两个人一起出去了。

严寒伴随着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烟雾。在远处两个角落里的岗楼上,两个大探照灯的灯光十字交叉地射到警戒区内。警戒区里的和劳改营里的灯也亮着。灯如此之多,简直把天上的星星都淹没了。

犯人们都穿着毡靴匆匆跑去干自己的事情,雪被踩得轧轧作响。有的上厕所,有的去储藏室,有的去取邮包,有的往小伙房送米。他们全都缩着脖颈,掩紧衣襟,然而使他们感到周身寒冷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严寒本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想到了要在这种严寒里呆一整天。

6

而塔塔林却迈着方步,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冷,他身穿自己的那件旧军大衣,蓝色的领章已经油污了。

他们经过禁闭室(劳改营内的石头监狱)那高高的木板围墙;经过那防范犯人潜入劳改营面包房的铁蒺藜;经过劳改营指挥部的墙角,那里一根柱子上由粗铁丝吊着一截挂满霜花的钢轨;又经过另一根柱子,上面挂着一个完全被霜蒙住了的温度计,为了使水银柱不致降得太低,温度计挂在背风的一面。舒霍夫怀着希望向温度计的乳白色小管瞟了一眼:要是显示为零下41度,那就不该赶他们出去干活。可是今天说什么也没降到零下40度。

他们走进指挥部,并且直接来到看守们的房间。正如舒霍夫在路上已领悟到的那样,到了这里明白了:根本不是要关他禁闭,只不过看守室的地板没人擦洗。这时塔塔林声称要饶恕舒

霍夫，接着便吩咐他把地板擦洗干净。

擦洗看守室的地板，这本是那个不带往警戒区外面去干活的特殊犯人——指挥部值日员份内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指挥部呆了很久，有可能进出少校、管理员、保卫科长的办公室，为他们效劳，有时还能听到看守们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久而久之他也就觉得，为普通看守们擦洗地板似乎有点儿屈尊。看守们使唤了他一两次之后，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便开始从苦役犯中揪人来擦地板了。

看守室里炉火正旺。脱去了外衣、露出肮脏军便服的两个看守在下跳棋，第三个看守就那个穿着束紧腰带的皮袄和毡靴，睡在一条狭窄的长椅上。屋角里放着一只盛有抹布的水桶。

舒霍夫十分高兴，感激塔塔林对他的饶恕：

“谢谢，长官！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多躺了。”

这里的规矩很简单：干完活就可以走了。此刻，当舒霍夫被吩咐干活的时候，他仿佛觉得浑身已不酸痛。他提起水桶，没戴手套（匆忙中他把手套忘在枕头底下了）就往井边走去了。

去生产计划科的队长们，有几个聚集在柱子旁边，其中年轻一点的，曾经是“苏联英雄”的那个人，爬到柱子上去擦温度计。

下面的人劝他说：

“你可要朝旁边呼吸，不然度数会升高的。”

“瞎！升高个屁！……影响不了的。”

舒霍夫那个队的队长丘林没有在他们中间。舒霍夫放下水桶，把手抄进了袖口，好奇地观望着。

爬到柱子上的那个队长声音嘶哑地说：

“27度半，鸟玩意儿。”

为准确起见，他又看了一眼，便跳了下来。

“这玩意儿不准，老是扯谎，”有一个人说。“难道在警戒区

里会挂准确的温度计吗？”

队长们各自走开了。舒霍夫跑向井边。两只耳朵尽管掩在帽耳底下，但因帽耳没有系住，所以还是被严寒冻得麻木。

井栏冻了很厚一层冰，水桶刚刚能钻进井口里去。井绳像根棍子似的撅着。

舒霍夫的两手失去了知觉，他提着冒气的水桶返回看守室，立即把手插进了井水里。渐渐变暖了。

塔塔林不在屋里了，挤在一起的看守有4个，他们不下跳棋也不睡觉了，而是在争论一月份他们能得到多少黍米（镇上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看守们的粮票尽管早已用光了，与居民相比，他们还是能够单独买到一些价钱上打了折扣的粮食）。

“把门掩上，你这混蛋！冷风吹进来啦！”他们之中的一个转过头来说。

8

要是一清早就把毡靴弄湿，那就会束手无策。哪怕跑回营房去，也不会有什么鞋可换。蹲了8年监狱的舒霍夫，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分配鞋子的制度：有时候根本没有毡靴而熬过一冬，有时候连那种半高勒皮鞋也看不到，只给树皮鞋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一种汽车轮胎底的胶鞋）。如今穿鞋的问题似乎可以勉强解决了：10月份舒霍夫弄到了（而他所以能弄到，是因为缠着小队副，跟他一起去了趟储藏室）一双结实的半高勒大头皮鞋，里面很宽松，即使包双重厚厚的包脚布也能穿得进去。舒霍夫像做客似的穿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较新的鞋后跟不时发出橐橐的响声。而到了12月，又及时发下来毡靴，这样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不必死了。就在这时候有个魔鬼在会计科长耳边嘀咕了一些话，说什么人人领到毡靴，不过得把半高勒皮鞋交回；说什么犯人同时有两双鞋不合乎规定。于是舒霍夫就不得不作出选择：要么穿半高勒皮鞋过冬，要么穿毡靴，哪怕解

冻暖和了也得穿，把半高靰皮靴交出去。他可是真爱惜这双半高靰皮靴啊，经常用润滑油把鞋帮擦软，唉，它们还挺新的！8年来，什么东西也没像这双半高靰皮鞋那么叫他心疼。扔到鞋堆里去，来年春天也就不属于你了。这跟把马赶进集体农庄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舒霍夫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灵巧地脱下毡靴，把它们摆放在屋角里，把包脚布也扔在那儿（一只小勺咣啷一声掉到地板上；不管他多么匆忙准备去蹲禁闭，也没有忘记带上小勺），便赤着脚用抹布往地板上慷慨浇水，水即刻向看守们的毡靴底下涌去。

“你！混蛋！轻点！”一个看守忽然醒悟过来，马上抬起两脚放到椅子上。

“大米？大米是按另外一种定额，你不能拿大米去相比！”

“而且你浇了多少水，傻瓜？有谁是这样擦地板的？”

“长官！不这样地板是擦不干净的。脏东西都渗进去了……”

“你这蠢猪，看到过你老婆是怎么擦地板的吗？”

舒霍夫直起腰来，手中拿着一块直淌水的抹布。他憨厚地微微一笑，嘴里露出了几颗豁牙，这是1943年他在乌斯季-伊日玛得坏血病时脱落的。那时还得了痢疾，腹泻不止，虚弱的胃任何食物也不愿接受。如今只有发音不清的毛病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

“长官，1941年的时候就让我离开了老婆，我记不起她是个什么样的婆娘啦。”

“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擦地板的……这些坏蛋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想干。不值得给他们粮食吃。就该让他们吃臭狗屎。”

“再说天天擦洗这地板有什么鸟用？潮湿得要命。你听着，

854号！你轻轻地擦一遍，稍微湿湿就行了，完事儿你就滚开吧。”

“大米！你不能拿大米去跟黍米比！”

舒霍夫利落地干了起来。

干活——这就像一根棍子，它有两端：为普通人干活，讲究质量；为上司干活，则求表面上漂亮。

要不是这样，大家早就累死了。这道理人人懂得。

舒霍夫擦了一遍地板，去掉了斑斑的污点，把没有拧干的抹布扔到了炉子后面，又在门槛旁边穿上了自己的毡靴，把水泼到长官们路过的便道上，也就急急忙忙经过澡堂，经过晦暗而冷清的俱乐部大楼，斜着方向朝食堂走去。

还得抓紧时间去趟医务所，浑身又酸痛了起来。在食堂门口可不能碰上看守，劳改营当局的命令极其严厉：落在后面的单个犯人要被抓去关禁闭。

今天食堂门口的现象很是反常，人群一点也不拥挤，也没有排队，随到随进。

食堂里雾气弥漫，跟澡堂里一样，那是从门外放进来的寒气和稀菜汤冒出的蒸气。有的小队围着桌子坐着，有的小队在通道上挤来挤去等空位子。每个小队都有两三个队员用木制托盘端送盛有菜汤和稀粥的饭盆在找座位，他们一面叫喊着让路，一面从拥挤的人们中间穿过。可是没有人理会，他们也就骂了起来，还用托盘推推搡搡，稀汤稀粥直往外溅！有时腾出一只手来直打那些人的脖子。该打！别挡在路上碍事，别东张西望找人家的饭盆去舔。

那边，坐在桌旁的一个小伙子，还没把勺子浸进汤里，就在自己身上画十字。这就是说，他是个西乌克兰人，而且是新来的，因为在劳改营里呆得久了的西乌克兰人也就不画十字了。

而俄罗斯人就连该用哪只手在胸前画十字也不记得了。

坐在食堂里是很冷的,大多数人是戴着帽子吃饭,但并不着忙,他们从黑菜叶下面捞那煮透了的小烂鱼,把鱼刺吐到桌子上。轮到下一个小队坐下来时,看到桌子上堆成一堆的鱼刺,便会有人将它们拂到地上,于是就被踩得到处都是。

如果直接把鱼刺吐到地板上的话,似乎会被认为是不讲卫生。

在这棚子似的食堂里,延伸着两排既不像圆柱又不像支柱的东西,在这样的一根柱子旁边坐着舒霍夫同队的队员费丘科夫,他正在为舒霍夫看守着早饭。此人是等级最低的队员之一,还不如舒霍夫。从表面上看,全小队穿的是同一种黑色呢上衣,身上也都编有号码,可是实际上大不相同,分许多等级。不会叫布伊诺夫斯基为别人看守饭盆,而舒霍夫也不是什么活都非干不可,还有等级更低的。

费丘科夫看见舒霍夫便舒了口气,把位子让了出来。

“全都凉了。我本想把你的那份也吃掉,以为你去蹲禁闭了。”

于是他不再等了,因为他心里明白,舒霍夫不会给他剩点什么,两个饭盆都会刮得干干净净的。

舒霍夫从靴筒里掏出了勺子。那小勺对他来说是很珍贵的,它跟他一起走遍了整个北方。这是舒霍夫亲手把铝丝熔化之后在砂坯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上面还刻着字:“乌斯季-伊日玛,1944”。

之后,舒霍夫从剃过的头上摘下了帽子(无论天气多冷,他都不许自己戴着帽子吃饭),接着就一面搅动已经沉淀了的稀菜汤,一面迅速察看饭盆里都有什么。情况属于中等。既不是最初从大桶里盛出来的,也不是剩的桶底儿。费丘科夫在看守饭

盆的时候,说不定从中捞了块土豆,这种事他干得出来。

如果菜汤热气腾腾,倒也令人高兴,可眼下舒霍夫所得到的菜汤却冰冷冰冷。不过他还是慢吞吞地、全神贯注地吃了起来。这种时刻即使房顶着火也不必着急。如果不算做梦的话,劳改营里的犯人只有吃早饭的10分钟、吃午饭的5分钟和吃晚饭的5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的。

菜汤一天天的老不换样,这取决于给冬天准备的是什么蔬菜。去年准备的只是咸胡萝卜,那么从9月直到第二年6月,天天都是这种胡萝卜汤。而现在则是黑菜。对劳改营里的犯人来说,吃得最饱的时候是6月,因为那时无无论什么蔬菜都接不上了,只得用粮食来代替。7月份最糟:剃苜蓿放在大锅里熬。

1
2
小鱼身上剩下的尽是骨头和刺了,鱼肉和骨头一起煮,煮得散了架,只有鱼头和鱼尾上还挂着一点肉。舒霍夫没有放过附着在松散的网状鱼骨架上的鱼鳞和一点点鱼肉,还把骨架咬开,又吸又吮,然后才吐到桌上。不论是鱼鳃还是鱼尾,任何一条鱼身上的东西他都要全部吃掉,连鱼眼睛他也吃,只要它们还附在鱼头上,而当鱼头煮烂了,漂在饭盆里的泡胀了的鱼眼睛他是不吃的。为此他受到人们的嘲笑。

舒霍夫今早吃得很节省,他未回营房去取定量配给的一份面包,所以此刻没有就着面包吃。面包可以过后单吃,那还会饱一点。

另一饭盆里是小米粥。粥已凝固成一整块,舒霍夫把它分成一块一块地吃。这粥别说是已经冰冷,即使是热气腾腾,吃起来也是既没有味道又不经饱,简直跟青草一样,不过颜色是黄的,看上去像黍米。他们动了脑筋,用它来代替大米,据说这种作物是从中国人那里传过来的。这种熬好了的玩意儿约摸给你300克了事,粥不像粥,可它代替粥。